





通典卷第五十八

禮十八

嘉三

天子納妃后

冊后附

天子冊妃嬪夫人

皇太子納妃

皇子諸王附

公侯大夫士婚禮

天子納妃后

冊后附殷

遂皇周北齊

伏羲漢

五帝魏

夏晉

遂皇氏始有夫婦之道

是人皇

伏羲氏制嫁娶以儷皮為禮五

帝馭時娶妻必告父母夏氏親迎於庭殷迎於堂周制限男

女之歲定婚姻之時

媒氏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婚姻之時即仲春之月

親迎於

戶而迎於戶示其親六禮之儀始備一曰納采擇可不二曰問名
用鴈謂問女名目將卜之也三曰納吉用鴈謂卜得吉往告
之也四曰納徵用束帛徵也謂婚姻禮成也五月請期用鴈
娶婦日也六天子聘女納徵加穀珪鄭玄云納徵加於束帛
曰親迎用鴈天子聘女納徵加穀珪賈公彥曰士以上皆用
玄纁束帛天子靈王求婚於齊遣道稱制拜后靈王求婚於
加以穀珪也子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姑姊妹則稱先守某公之遺女若
而人此則天子之命自得下達臣下之若徑自上通故遣使
稱制魯桓公八年祭齊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諸侯為天
拜后魯桓公八年祭齊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諸侯為天
使魯主婚故祭公來受命而迎也天子無外故稱王后矣春
秋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諸侯禮合親迎有故
則使上卿迎之也祭公逆之王后未至京師稱后知天子不
行而禮成也公子革如齊逆女春秋不譏知諸侯有故得使
卿說曰禮記婚義云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
以繼後代也故君子重之共牢而食合菴而醕所以合禮同

尊卑而親之成男女之別立夫婦之義而後父子親君臣正
故曰婚禮者禮之本也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
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不親迎鄭玄駁之曰文王親迎于渭
則天子敵迎也天子雖尊其加於則夫婦也夫婦無判禮同
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亦
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
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此言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之主
非天子則誰乎是鄭以天子當親迎也杜元愷以為天子不
親迎按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傳曰禮也劉夏逆王后譏卿
不行皆不譏王不親行明是天子不當親迎也文王之迎太

妙身為公子迎在殷代未可據此以為天子之禮孔子之對

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以周公之後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

天地為言耳非說天子之禮○漢惠帝納后納采鴈璧乘馬

東帛聘黃金二萬斤馬十二匹呂氏為惠帝娶魯元公主女故特優其禮平帝立

王莽納女為后以固權遣宗正劉宏尚書令平晏納采太師

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積皮弁鹿皮為冠也素積以十五

升布為衣積素以為裳以禮雜上筮太牢告宗廟封后父百里尊而不

臣有司奏故事娉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一萬萬莽深辭讓

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有詔復益二千

三百萬合為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分予九族貧者遣甄豐

奉璽綬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四年春遣大司徒宮等

奉乘輿法駕迎皇后于安漢公第授皇后璽綬廣師古曰綬

登車稱警蹕便時取日時之便上林延壽門入未央宮前殿羣臣

就位行禮大赦天下益封安漢公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

禮者三公以下宰執皆增秩賜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

禮見高廟尊父號曰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王莽篡立後聞劉伯升及聖公立為

帝莽恐欲外示安進所徵天下淑女杜陵氏女為皇后娉黃

金二萬斤車馬奴婢雜帛珍寶以鉅萬計莽親迎於前殿兩

階間成同牢禮于西堂備和嬪美御其和人三位親公嬪人

元視卿美人二十七視大夫御人八十一視元士凡百二十

人皆佩印綬執弓韉月令仲春后親祀高禘乃師嬪御禮天

子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求男子之祥莽故祈

之韉後漢桓帝立明年有司奏太后曰春秋迎皇后于紀在

嘉豐

六百五十七刻霞

塗則稱后今大將軍與女弟應紹聖善結婚之際有命既集

桓帝為蠶吾侯梁太后徵欲與后為婚未及嘉禮會質帝崩后即順烈皇后女弟宜備禮進徵幣請

下三公太常按禮儀奏可於是悉依孝惠皇帝納后故事娉

黃金二萬斤納米鴈璧乘馬束帛一如舊典周禮王者以穀

雖異與玉同以乘馬四四也雜記曰靈帝冊宋貴人為皇后

天子御章德殿軒百官陪位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紱皇后北

面帝南面太尉立階下東向宗正大長秋西向宗正讀冊曰

惟建寧四年七月乙未制詔皇后之尊與帝同體供奉天地祇承宗廟母臨天下故有莘興殷姜任母周二代之崇着有

內德長秋宮闕中宮曠位宋貴人乘淑媛之懿體河山之儀威容昭曜德冠後庭羣僚所咨人曰宜哉卜之著龜卦得坤乾有司奏議宜稱紱組以母兆人今使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紱宗正祖為副立貴人為皇后其往踐爾位敬遵禮典肅

慎中饋無替朕命永終天祿冊文畢皇后拜稱臣任位太尉授璽紱中常

侍長秋太僕高鄉侯覽長跪受璽紱奏於殿前女使授婕妤

長跪受以授昭儀受長跪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畢

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即位大赦天下皇后

秩比國王即位威儀赤紱玉璽也漢志乘輿黃赤紱四采黃

尺九寸太子太后與乘輿同○魏制天子冊后以皮馬庭實加穀珪齊王

正始四年立后甄氏其儀不存○晉武帝咸寧二年臨軒遣

太尉賈充策立皇后楊氏因太赦賜王公以下各有差百僚

上禮納悼太康八年有司奏大婚納徵用玄纁束帛加穀珪

馬二駟羊鴈酒米如故尚書朱整議按魏婚故事天子以皮馬為庭實加以穀珪○東

晉成帝咸康二年臨軒遣使持節兼太保領軍諸葛恢兼太尉護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即日入宮帝御太極殿

羣臣畢賀賀非禮也王者婚禮禮無其制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穀梁左氏說與公羊又不同而况漢魏遺事

常華恒始與博士參定其儀據杜元愷左氏傳說主婚是供其婚禮之幣而已又周靈王求婚於齊先儒以為丘明詳錄為王者婚禮故成帝臨軒遣使稱制拜后然其儀注又不具存

康帝建元元年納后褚氏而儀注陛下者不設施頭殿中御

史奏今迎皇后依昔成恭皇后入宮御物而儀注至尊袞冕

升殿毛頭不設昔迎恭皇后唯作青龍旂其餘皆即御物今

臨軒遣使而五牛旗毛頭畢罕並出即用舊制今闕詔曰今

所以正法服非太極者以敬其始故備禮也今何闕所重而

撤法物耶又恭后神主入廟先帝詔后禮宜有降不宜建五

牛旗既不設五旗則毛頭畢罕易具也又詔舊制既難且於

今而備法服儀飾粗舉兼副雜器停之穆帝永和十年臺符

問六禮板文舊稱皇帝今太后臨朝當何稱博士曹耽云公

羊傳婚禮不稱主人母命諸父為主傳紀裂繻來迎女不稱使也無母辭窮乃命使

者太常王慮之云三傳異義不可全據今皇后臨朝稱制文

告所達國之大典皆仰稟成命非無外事也豈婚媾獨不通

乎六禮板文應稱皇太后詔慮之又曰天子嫁女使同姓之國為主者以受體於皇極則有

虧婚姻之敵禮至于迎后之制必禮成而後入雖復戚屬之尊亦臣妾也天王之后寧可先之蕃國然後入臨六宮乎是

以祭公來迎王后于紀符又問今后還政不復臨朝當何稱

使我為媒不云為主

符又問今后還政不復臨朝當何稱

使我為媒不云為主

使我為媒不云為主

使我為媒不云為主

處之云當稱皇帝詔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處之正禮始
大引經傳及諸故事深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之義曰王者之於四海無不臣妾雖復

父兄之親師友之賢皆純臣也夫崇三綱之始定乾坤之儀
安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卑而

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遠尋古禮於義不通按咸寧二年納
悼皇后時弘訓太后臨天下而無命戚屬之臣為武皇父兄

主婚之文考咸寧故事不稱父兄師友則咸康華恒於所上
合於舊也謂今納后儀制一依咸寧故事從之華恒定六禮云宜依舊及

大晉已行之制此恒猶識前事故王處之言從咸康由此也唯以娶婦之家一日不舉樂而咸康羣臣賀為失禮故但依咸康上禮其告廟六禮板文等皆處之所定博士荀納云凡不復賀六禮板長尺二

寸以應十二月博四寸以像四時厚八納採用鴈一頭白羊
分以象八節皆真書后家荅鮫脚書之

一口酒十二斛米十二斛文曰皇帝咨前太尉參軍都鄉侯何渾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

以奉宗廟天地社稷謀于公卿咸以為宜率由舊典今使持節崇德衛尉領太常處之兼宗正散騎侍郎綜以禮納米后家荅曰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之先臣散騎侍郎准之遺女未開教訓衣履若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太尉參軍都鄉侯糞土臣何琦頓首稽首再拜承制問名用鴈羊如前文曰皇帝曰咨前

合承天統物正位于內必俟命族重申舊典今使持節某官處之某官綜以禮問名后家荅皇帝嘉命使者處之重宣中詔問臣名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祿大夫呼婁侯偵之遺

玄孫先臣故蔡州刺史關內侯暉之曾孫先臣故安豐太守關內中侯友之孫先臣故散騎侍郎准之遺女外出自於先臣故尚書左丞孔曹之外曾孫先臣故侍中關內侯夷之外

孫女年十七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糞土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欽承制詔納吉用鴈羊酒
如前文曰皇帝曰咨前某官侯何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順典禮今使持節某官處之某官綜以禮納吉后家荅皇

帝嘉命使者處之重宣中詔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堪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糞土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納徵用白羊一口玄纁帛二匹絳二匹絹二百匹獸皮

二枚錢二百萬玉璧一枚酒十二斛白米十二斛馬六匹

皇帝曰咨某官某侯何之族女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天祚以玄纁皮馬羊錢璧以彰典禮今使持節兼司徒光祿勳關內侯恪崇德衛尉領太常處之以禮納徵后家咨皇帝嘉命使者恪重宣中詔降婚卑陋命以上公寵以豐禮備物典策欽承舊章肅

奉典制前某官某侯云云再拜承制詔請期用鴈羊酒米如

初文曰皇帝曰咨前某官某侯何謀于公卿大筮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某官處之某綜以禮請期后家咨皇帝嘉命使者處之重宣中詔吉日惟八月壬子可迎用鴈

臣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某再拜承制詔迎用鴈

羊酒米如初文曰皇帝曰咨前某官某侯何歲吉月令吉日

武陵王暕迎后家咨皇帝嘉命使者暕重宣中詔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兩螻蟻之族猥承天

禮憂懼戰悸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糞土臣某謹因使者兼某官某王暕上謹咨 策皇后文曰

惟升平元年八月皇帝使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太宰武陵王

暕冊命故散騎侍郎女何氏為皇后咨爾易本乾坤詩首關

睢王化之本寔由內輔是故皇英嬪虞帝道以光姪妙母周

胤嗣克崇皇后其祗勗厥德以肅承宗廟虔恭中饋盡敬婦

道師導六宮作軌儀于四海皇天無親惟德是依可不慎歟

○北齊皇帝納后之禮納采問名納徵訖告圓丘方澤及廟

是日皇帝臨軒命太尉為使司徒副之持節詣后行宮東向

奉璽綬以冊授中常侍皇后受冊於行殿使者與公卿以下

皆拜有司備迎禮太尉太保受詔而行主人公服迎拜於門

使者入升自賓階東面主人升自阼階西面禮物陳於庭設
席於兩楹間童子以璽書板升主人升跪受送使者拜于大
門外有司先於昭陽殿兩楹間供帳為同牢之具皇后服大
嚴繡衣帶綬珮加景音景女長御引出升畫輪四望車女侍中
負璽陪乘鹵簿如大駕皇帝服袞冕出升御座皇后入門大
鹵簿位門外小鹵簿入到東上閣施步障降車席道以入昭
陽殿前至席位姆去景皇后先拜後起皇帝後拜先起升自
西階詣同牢座與皇后俱座各三飲訖又各酌二爵一盞奏
禮畢后興南向立皇帝御太極殿王公以下拜表謝又明日
以榛栗棗脩見皇太后於昭陽殿擇日羣官上禮又擇日謁

廟皇帝使太尉先以太牢告而後遍見羣廟○大唐皇帝納
后十日告天地臨軒命太尉為使宗正卿為副並如開元禮

天子冊妃嬪夫人

周

後漢

周制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

以聽天下之內治

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六宮在前所以承副施內外之政也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

周制也三公以下百二十人似夏時也以治外而六宮內政取其相應焉又三小者為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娶不立正妃也但立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三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公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九二十七人為八十一以增之合百二十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五者相參定尊卑也公羊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公羊說曰天子諸侯娶三國凡九女法地有九州是以承天之施娶三國者廣異類也恐一國有血脉相似俱

無子也姪娣媵者不相姪媵也年雖幼待年於公母之國古者女嫁則姪娣從謂之媵 ○後漢獻帝建

安十八年曹操進三女憲節華為夫人媵以束帛玄纁五萬

匹小者待年於國留住於國待年長二十年並拜貴人 ○晉武帝太

始十年將娉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皇后娉以穀珪無妾媵

禮贄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於是臨軒使使持節兼

太常拜三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嬪

皇太子納妃 皇子諸王附 漢 晉 東晉 宋 齊 北齊 隋 大唐

漢制皇太子納妃奉常迎時叔孫通定禮以天子無親迎之義皇太子以奉常迎也 ○晉

太康中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玄纁束帛加璧羊馬三駟 ○

東晉太子婚納徵禮用玉璧一獸皮二王彪之上書曰或者獸取威猛有斑彩蔚

玉象德而有潤尋珪璋亦玉之美者豹皮彩蔚以譬君子王

納徵與云玄纁束帛儷皮鴈羊前漢亦無用羊之禮鄭氏

婚物贊羊者祥也 ○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納

婚之有半自漢末始 妃六禮文與納后不異百官上禮其月壬戌於太極殿西堂

叙宴二宮隊主副司徒侍郎以上諸二千石在都邑者並在

會又詔令小會可停伎樂時有臨川曹太妃喪明帝太始五年有司奏

按晉江左以來太子婚納徵用璧一獸皮二未詳所准今法

章徵儀方將大備宜憲範經籍今皇太子婚納徵禮合用璋

豹皮及熊羆皮與不下禮官詳議依經史記更正若應用者

為各用一為用兩博士裴昭明按周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

鄭玄曰束帛以致命兩皮庭實皮鹿皮 晉納妃以獸皮二獸豹雖文禮所不用

罷吉祥婚典不及珪璋美為用各異今儲皇娉納宜准經詰
 兼太常丞孫詵議以為娉幣之典損益惟我今儲后崇娉禮
 光訓遠皮玉之美宜盡輝備禮稱束帛儷皮則珪璋數同璧
 熊罷文豹各應用二博士虞蘇音和議按儀禮直云玄纁束帛
 儷皮禮記郊特牲云虎豹皮與玉璧非虛作也虎豹皮居然
 用兩璋宜仍舊各一參議詵蘇二議不異今加珪璋各一豹
 熊罷皮各一蘇議為允詔可○齊武帝永明年中以婚禮奢
 貴勅諸王納妃上御及六宮依禮上棗栗服脩加以香澤花
 粉其餘衣物皆停唯公主降嫁則上遣舅姑○北齊皇太子
 納妃禮皇帝遣使納采有司備禮物會畢使者受詔而行主

人迎于大門外禮畢會於廳事其次問名納吉並如納采納
 徵則使司徒及尚書令為使備禮物而行請期則以太常宗
 正卿為使如納采親迎則太尉為使三日妃朝皇帝於昭陽
 殿又朝皇后於宣光殿擇日羣臣上禮他日妃還又他日皇
 太子拜閣皇太子及王娉禮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
 羔羊一口鴈一隻酒黍稷米麩各一斛納徵用玄三匹纁二
 匹束帛十四大璋一虎皮二錦綵六十四匹絹二百匹羔羊一
 口羊四口犢二頭酒黍稷稻米麩各十斛從車百乘○隋皇
 太子納妃禮皇帝臨軒使者受詔而行主人俟於廟門使者
 執鴈主人迎拜於大門之東使者入升自西階立於楹間南

面納采訖仍行問名儀事畢主人請致禮於從者禮有幣馬
其次擇日納吉又擇日以玉帛乘馬納徵又擇日告命又擇
日命有司以特牲告廟冊妃皇太子將親迎皇帝臨軒醮而
誠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對曰謹奉詔既命羽儀
而行主人几筵於門外西面拜皇太子答拜主人揖皇太子
先入主人升立於阼階西面皇太子升進當房戶前北面跪
奠鴈俛伏興拜降出妃父進西面戒之母於西階上施衿結
帨及門內施鞶申之出門妃升輅乘以几姆加幪皇太子乃
馭輪三周馭者代之皇太子出大門乘路羽儀還宮鷄鳴夙
興以朝奠筭音煩於皇帝皇帝撫之又奠筭於皇后皇后撫之

席於戶牖間妃立於席西祭奠而出○大唐皇太子納妃禮
臨軒命使行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告廟臨軒醮戒親迎
同牢朝見並如開元禮

公侯大夫士婚禮周齊梁後漢魏晉東晉

周制婚禮下達納採用鴈達通也將合婚必先媒氏下通其

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主人女父也筵為神

使者至若羣吏往來者儻者出許人故受於禰廟席西上右

請事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規賜也室妻也某婿也

先人之禮使某請納采上某婿父名女父對云某之子蠢愚

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吾子使者主人如賓服迎于門外再

拜賓不答拜揖入

不答拜奉使賓升西階當阿東面入堂深

示使者致命曰敢納采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授于楹間南

面授於楹間明為合好其節同也南面並授之

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又執鴈請

問名如初禮曰某既受命將加諸上敢請女為誰氏

某使名也誰氏

謙也不必斥其主人之女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曰

某氏賓者出請醴賓曰子為事故至於某室某有先人之禮

請醴從者言從者謙不敢斥

賓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儻者曰先

人之禮敢固以請賓曰某辭不得命敢不從

醴賓以醴酒薦以脯醢略如一

獻之禮畢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納吉用鴈如納采禮

歸於廟

得吉兆復使使往告之婚姻此始定

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

敢告

上某聲父名

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不堪子有吉我與在不

敢辭

與猶兼也

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

徵成也使者納幣以成婚禮用

玄纁者象陰陽也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則每端二丈兩兩合其卷因謂之匹由匹偶之玄三匹纁二匹取三

天兩地之義也

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

使某也請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

承命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

主人辭者陽唱陰和期日宜由

夫家來也夫家必先卜得言日使者往辭即告

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

三族之不虞使某請吉日

三族為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也虞度也不憶度謂卒有死喪此三

族已及子皆服周周則踰年欲及今之吉

對曰某既前受命矣惟命是聽

日使者曰某命某聽命于吾子

上某婿父名

對曰某固唯命是聽

使者曰某使其受命于吾子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

對曰某敢不敬須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

告禮所執脯主人曰聞命矣凡行事必用昏昕賈公彥曰行此五禮皆用昕時昕早

朝也親迎一禮用昏時鄭玄曰必昏時陽往陰來之義故名為昏日入二刻半為昏未盡二刻半為昕親迎期

日父醮于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勗帥以

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勗勉也若猶汝也勉導以敬其為先妣之嗣汝之行則當有常深戒之也

子曰諾唯恐不堪不敢忘命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

北面上設洗于阼階東南洗所以承饌于房中醯醬二豆

蕝醢四豆罇于室中北墻下有禁玄酒在西綌冪加勺皆南

柄墻牆也禁所以度甔也玄罇于房戶之東無玄酒甔在南

實四爵合無玄酒略之夫婦酌於內樽其餘酌於外罇合

爵記曰共牢而食同尊卑也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主人爵弁纁裳緇袍乘墨車從車

二乘執燭前馬主人尊也壻為婦主爵弁而纁裳玄冕之次

之者重之親之也施之言施也以緇緣裳象陽氣下婦車亦

如之有祧車同也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白

蓋也祧音昌占切至婦氏大門外儻者出請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

使其將請承命上某尊父名下某尊名茲此對曰某固敬具

以須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主人女父也女次純衣纁襍

立于房中南面次首飾也今時髮也禡緣也禡之言任也以

之衣盛昏禮為此服耳喪大記曰姆纚笄宵衣在其右姆婦

復衣不以禡明非常服禡汝占切姆纚笄宵衣在其右姆婦

年

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禮教人者纒緇髮纒也笄今時
簪也纒廣終幅長六尺宵讀為綃詩云素衣朱綃綃綺屬姆
亦玄衣以綃為領主人玄端迎賓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
在女右詔以婦禮

荅拜賓尊也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

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當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姆

自西階主人不降送賓升奠鴈拜主人不荅拜明主初女出

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言如衣如笄恒在身不忘曰戒

之敬之夙夜無違命命舅姑之教令母戒諸西階上不降施衿結帨

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悅佩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

父母之命曰敬恭聽宗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庶母

妾鞶囊也女子鞶絲所以盛悅巾之屬為謹敬也壻御婦車

授綏姆辭不受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婦乘以凡從者二人

坐持几相對持几者重慎也姆加幃乃驅御者代壻幃制如

之為行道禦塵驅行也壻乘其車先俟于門外乘之先導之

從男夫婦剛柔之義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

西階媵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即席婦鐔西南面升自西階替

設同牢饌卒食三醕用盃主人脫服于房媵受婦脫服于室

御受姆授巾巾所以自潔清御衽於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趾

衽卧席也婦人櫛主人入親脫婦之纓婦人者從房還入室也

夫曰良趾足也主人入親脫婦之纓婦人者從房還入室也

禮之因著纓明有繫屬也燭出見舅姑盥饋夙興婦沐浴纒

笄宵衣以俟見昏明日之晨也見於舅姑寢門之外質明贊

見婦于舅姑席于阼階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質平也房

外房外婦執筓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筓竹器而衣者

其形如今之筭也記曰筓緇被纒裏加于舅坐撫之興答拜

婦還又拜還於先拜之處又拜婦降階受筓服脩升進北面

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人有替禮婦席于牖戶之間

戶室西牖婦立于席西替者酌醴加枳面枳出房席前北面

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婦拜贊者

答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奠子

升席奠也取脯降出授人親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饋者

徹且榮得禮人謂婦氏人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饋者

既成成者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饗婦姑薦舅獻爵姑舅

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使為歸婦俎于婦氏人

言俎則饗禮有牲矣婦氏人丈夫送婦者使舅饗送者以一

有司歸俎當以反命於女之父母明得禮獻之禮酬以束錦送者女家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婦人

隸子弟凡婦人相饗無降姑饗婦人送者於房無○漢平帝

之妻妾詔光祿大夫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

屬皆以禮娶迎立軺位馬立乘小車也位馬儷駕也○後漢

鄭衆百官六禮辭大略因於周制而納采女家答辭末云奉

酒肉若干再拜及命其所稱前人不云吾子皆云君六禮文

皆封之先以紙封表又加以阜囊著篋中又以阜衣篋表訖

以大囊表之題檢文言謁篋某君門下其禮物凡三十種各

禮記卷五十八

禮記卷五十八

內有謁文外有替文各一首封如禮文篋表訖蠟封題用皂
帔蓋於箱中無大囊表便題檢文言謁篋某君門下便書替

文通共在檢上禮物按以玄纁羊鴈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菹

子墨金錢祿得香草鳳皇舍利獸鴛鴦受福獸魚鹿烏九子

婦陽燧鑽言物之所眾者玄象天纁法地羊者祥也羣而不

黨鴈則隨陽清酒降福白酒歡之由粳米養食稷米黍盛菹

衆多性柔葦柔之久卷栢屈卷附生嘉禾須祿長命縷縫衣

延壽膠能合異類漆內外光好五色絲章采屈伸不窮合歡

鈴音聲和諧九子墨長生子孫金錢和明不止祿得香草為

吉祥鳳皇雌雄仇合舍利獸廉而謙鴛鴦飛止須匹鳴則相

和受福獸體恭心慈魚處淵無射鹿者祿也烏知反哺孝於

父母九子婦有四德陽燧成明安身又

有丹為五色之榮青為色首東方始

○魏制諸侯娶妃以

皮馬為庭實加以大璋王娶妃公主嫁五禮用絹百九十四

○晉太康八年有司奏王侯婚禮玄纁束帛如璧乘馬大夫

用玄纁束帛加羊奏曰古者以皮馬庭實天子加穀珪諸侯

加大璋可依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鴈酒米

玄纁之禮諸侯婚禮加納采告期親迎各帛五匹及納徵

並如故馬四匹皆令夫家自備唯璋官為具足

尚書朱整議按魏氏故事王娶妃公

主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為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

加以大璋漢高后制媵后黃金二萬斤馬十二匹媵夫人

金五千斤馬四匹魏志娶妃公主嫁之禮用絹一百九十

匹晉興故事用絹三百匹詔曰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備

物賜錢使足而已

唯給璋餘如故

東晉王堪六禮辭並為替頌儀云於板上

各方書禮文壻父名媒人正版中納采於版左方裹以皂囊

白繩纏之如封章某官某君大門下封某官甲乙白奏無官

言賤子禮版奉按承之酒羊鴈繪采錢米別版書之裹以白

繒同著按上羊則牽之豕鴈以籠盛繒以笥盛采以奩音盛

廉

音盛

音盛

音盛

音盛

米以黃絹囊盛米稱斛數酒稱器脯腊以斤數媒人啻禮到
女氏門使人執鴈主人出相對揖畢以鴈付主人侍者媒人
進主人侍者執鴈立於堂下從者以奉案入媒人退席當主
人前跪曰甲乙使其敬薦不腆之禮按禮唯婚辭云不得稱
不腆故婚記云幣必誠
辭無不腆此恐王
堪之說有誤六主人跪答曰君之辱不敢辭事畢還座從
者進奉案主人前主人侍者以鴈退禮物以次進中庭主人
設酒媒人跪曰甲乙使其獻酒却再拜主人答拜還座主人
酢媒人媒不復答○齊東昏侯永元元年尚書令徐孝嗣上
議曰按婚禮實篚以四爵加以合卺既崇尚質之理及象判
合之義三王作之而用大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今雖以方

標示約而彌乖昔典又連盃以鎖蓋出近俗復有別牢燭雕
費彩飾亦曩制請除金銀連鎖自餘雜器悉用埏陶堂人執
燭足亮燎牢燭華侈亦宜停省奏可○梁大同五年臨城公
婚夫人於皇太子妃為姑姪遂見之制議者互有不同皇太
子令曰纁鴈之儀既稱合於二姓酒食之會亦有因不失親
若使榛栗暇脩贄饋必舉副笄編珈盛飾斯備不應婦見之
禮獨以親闕頃者敬進醢醴已傳婦事之則而舉盤沃盥不
行俟服之家是知繁省不同質文異代臨城公夫人於妃既
是姑姪宜停省○北齊嫂禮第一品以下至三品用玄三匹
纁二匹束帛十四璧一四品以下
皆無璧豹皮二六品以下至從
九品用鹿皮錦

綵四十四匹二品三十四匹三品二十四匹四品雜綵十六匹五品

絹百四十四匹二品百二十四匹三品百品六品以下至九品羔羊

一口羊二口犢二頭酒黍稷稻米麩各四斛四品五品犢一

斛六品以下無犢酒議曰上古人食禽獸之肉而衣其皮毛

周氏尚文去質玄衣纁裳猶用皮為鞞所以制婚禮納徵用

玄纁儷皮克當時之所服耳秦漢以降衣服制度與三代殊

乃不合更以玄纁及皮為禮物也又有用虎皮豹皮者王虎

之云取威猛有斑彩尤億說也彪之當時有學知禮者且婦

取其威猛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詳古今之異制禮數之從

宜今時俗用五色信頗謂得禮之變也或曰近代所以尚循

玄纁儷皮之制男女配合教化大倫示存古儀務重其禮安

可捨棄有類去羊荅曰玄纁及皮當時之要詳觀三代制度

或公或革不同皆貴適時並無虛事豈今百王之末畢循往

古之儀如三代制天子諸侯至庶人祭則立尸秦漢則廢又

天下列國唯事征伐志存於射建侯擇士皆主於斯秦漢以

降改制郡縣戰爭既息射藝首輕唯祀與戎國之大事今並

豈要復舊制乎其朝宗覲遇行朝享禮畢諸侯皆右肉袒于

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今豈須行此禮乎賓禮

甚重兩楹間有反爵之坫築土為之今會客豈須置坫乎又

並安能復古道耶略舉數事餘其可知也何必納徵猶重無

用之物徒稱古禮是乖從宜之旨易曰隨時之義其大矣哉先聖之言不可誣也○大唐顯慶四年十月詔天下嫁女受財三品以上之家不得過絹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過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過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過五十四匹皆充所嫁女資裝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門之財李義府奏太極元年十一月左司郎中唐紹上表曰士庶親迎之禮備諸六禮所以承宗廟事舅姑當須昏以為期詰朝謁見往者下俚庸鄙時有障車邀其酒食以為戲樂近日此風轉盛上及王公乃廣奏音樂多集徒侶遮擁道路留滯淹時邀致財物動踰萬計遂使障車禮貶過於姆財歌舞喧譁殊非助感既虧名教

又蠹風猷請一切禁斷從之開元十九年四月勅於京城置

禮會院屬司農寺其什物各令所司供院在崇仁坊南街建中元年

十一月禮儀使顏真卿等奏郡縣主見舅姑請於禮會院過

事明日早舅姑坐堂行執笄之禮其觀華燭伏以婚禮主敬

竊恐非宜並請停障車下壻却扇等行禮之夕可以感思至

於聲樂切恐非禮並請禁斷相見儀制近代設以氈帳擇地

而置此乃虜禮穹廬之制合於堂室中置帳請准禮施行俗

忌今時以子卯午酉年謂之當梁年其年娶婦舅姑不相見

蓋理無所據亦請禁斷並從之其制多因周禮以三品以上

五品以上六品以下為降殺並如開元禮

通典卷第五十九

禮十九

嘉四

宗子父歿母命婚父母俱歿自命婚及支子稱宗第

稱宗兄等婚議

舅姑俱歿婦廟見

公主出降

拜舅姑附

不親迎壻見外舅姑

及馬送女附

婚禮不賀議

上禮附

婚不舉樂議

男女婚嫁年幾議

嫁娶時月議

已拜時而後各有周喪迎婦遣女議

已拜時壻遭小功喪或婦遭大功喪可迎議

拜時婦三日婦輕重議

宗子父歿母命婚父母俱歿自命婚及支子稱宗弟稱

宗兄等婚議 周

周制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歿已躬命之宗子嫡長子也支

子則稱其宗支子庶昆弟稱弟稱其兄弟宗子春秋紀裂繻

來逆女公羊傳云何以不稱使據宋公使公孫壽婚禮不稱

主人為養廉然則何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

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禮有母母當命

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然則紀有母乎曰有

窮故自命之自命之故不得不稱使也

以不有則何以不稱母據非主人可母不通也禮婦人無外

稱使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耳母命不

得達故不得稱母通使文所以遠別也

舅姑俱歿婦廟見周 漢

周制若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奠菜者以籠祭也菜

道可成也孔穎達曰若舅歿姑在者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

見舅若舅在姑歿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然如常禮

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廟考妣之廟也祝盥婦

盥于門外婦執筭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

歸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帥導也入入室也某氏齊女則曰

婦也嘉美也皇君也某子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又

者若今言某官府君也拜如初禮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賈公彥曰

子稽首扱地首不至地但婦降堂取筭菜以入祝曰某氏來

歸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降堂階上也室事交

於姑言敢告舅婦出祝闔牖戶凡廟無事戶則閉之老醴婦于房中南

面如舅姑醴婦之禮因於廟見禮之賈公彥曰如始至壻饗

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漢平帝四年以王莽女為

皇后見于高廟○北齊納后以朝見後又擇日謁廟皇帝使

太尉先以太牢告而後徧見羣廟

公主出降

拜舅姑附 大唐

大唐貞觀五年長樂公主出降太宗以皇后所生勅有司資

送倍於永嘉長公主秘書監魏徵諫曰不可昔漢明帝欲封

其子云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為美談

天子姊妹為長公主天子之女為公主既加長字即是有所

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有踰越上然其言長孫皇后遣

使齋絹四百匹詣徵家送之貞觀中侍中王珪子敬直尚太

宗女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王姬下降此事多略

珪曰此禮之廢由來久矣今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

見豈為身榮哉所以成國家之美耳於是夫妻西向坐公主

親執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物議善之是後公主有舅姑者

皆備婦禮自珪始也明慶二年詔曰如聞公主出適王妃作

嬪舅姑父母皆降禮答拜此乃子道云替婦德不循何以式

序家邦儀刑列辟自今以後可明加禁斷使一依禮法若更有以貴加於所尊者令所司隨事糾聞三年又詔曰古稱釐降唯屬王姬比聞縣主適人皆云出降娶王女者亦云尚主濫假名器深乖禮經其縣主出嫁宜稱適取王女者稱娶仍永以為式開元十六年唐昌公主出降有司進儀注於紫宸殿行五禮右補闕施敬本等上疏曰竊以紫宸殿者漢之前殿周之路寢陛下所以負戴宸正黃屋饗萬國朝諸侯人臣至敬之所猶玄極可見不可得而升也昔周女出降於齊而以魯侯為主但有外館之法而無路寢之事今欲紫宸會禮即當臣下攝行馬入於庭體升於牖主人授几設巡紫宸之間賓使就筵登降赤墀之地又據主人辭稱吾子有事至於寡人之室言辭僭越事理乖張既黷威靈深虧典制其問名納采等事並請權於別所從之遂移於光順門外設次行禮

不親迎壻見外舅姑反馬送女附

周制 禮壻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曰某以得為外婚姻請覲女氏稱婚壻氏稱姻覲見也若壻不親迎三月後壻往見婦之父母主人對曰某以得為外婚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漑於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主人女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非他故彌親之辭也對曰某以得為婚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不言外亦彌親之辭也主人出門西面壻入門東面奠贄再拜出門出內門也入門入大門也出內門不出大門異於賓客壻見於寢奠贄者壻有子之道焉儻者以贄出請受欲使以賓禮相見壻禮辭許不敢授之贄維也受贄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出已見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主婦主人之婦也見主婦者兄弟之道宜相親也闔扉者婦人無外事也扉左扉也爾雅曰母及妻

黨為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壻出

必先一拜者婦人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壹獻之禮主婦

於丈夫則夾拜 薦奠酬無幣及與也無幣壻出主人送再拜春秋齊大夫高

固詣魯逆叔姬又與子叔姬歸寧反馬也禮送女留其送馬

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示譏也 凡諸侯嫁女於敵國姊妹則

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

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自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

送之尊不送甲大夫亦遣比 送之士則有司送之

婚禮不賀議

上禮附 周東晉 宋北齊

周制記曰婚禮不賀人之言也序猶代也賀娶妻者曰某子使某

聞子有客使其羞謂不在賓客之中使人往者羞進也言進

犬也不斥主人婚禮不賀故也於客古者謂羞為進其禮蓋壺酒束脩若

古者致禮於人用犬即食犬也 ○東晉成帝納后羣臣畢賀

時謂非禮議具納 穆帝永和三年納后議賀不王述曰婚是

嘉禮應賀述按春秋傳曰娶者大吉非常吉又傳曰鄭子罕

但不在三日內耳今因廟見成禮而賀亦是一節也 王慮之議婚禮不賀無應賀之禮

慮之按婚禮不賀不樂傳子罕如晉賀夫人既無明文又

傳不云禮也禮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至於不賀無三日之

斷 撫軍荅諸尚書云禮官所據誠是古典然禮亦隨時今既

已從近代而上禮上禮即是稱慶將是賀例又恭后時已賀

今依舊亦可通恭后成帝后杜氏即鎮 慮之云納悼后起居

納恭后記注有賀文時亦上禮按禮云婚禮不賀又云賀娶妻者愚謂禮傳婚姻無直相賀之禮而有禮貺共慶會之義今代所共行范汪云先朝所以上禮而不賀者依傍賀娶妻也雖名曰賀實是酒食無慶語也但是吉事故曰賀耳思親之序故慶辭不可以達於主人然吉禮宜有叙情故獻酒食而已先朝行之近代得禮至於恭后時賀是王丞相導以明君臣之恩本不以為將來之法處之云足下不賀意同而叙之小異吾謂婚禮不賀者謂不如今三節特賀也禮記所以復言賀娶妻者因獻酒食而有慶語也是不明然賀之而於會同因有獻辭足下令云都不應有慶辭則何得獻酒肉會

同耶亦與足下上禮辭不同自為矛盾又從伯丞相時賀何必非失足下以往賀為美事以今不賀為得禮亦不能兩濟斯義庾蔚之謂按禮文及鄭注是親友聞主人有吉事故遣人送酒肉以賀之但婚有嗣親之感故不斥主人以賀婚唯云為有客而已今上禮既所為者婚亦不得都無慶辭彪之議為允于時竟不賀但上禮升平元年臺符問皇后拜訖何官應上禮上禮悉何用太常王彪之上書以為上禮唯酒犢而已犢十頭酒十二斛王公以下名在三節祥瑞自簡慶賀錄者悉賀左傳曰會吳于繪吳徵百牢子服景伯曰周制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大學博士雖不在賀而常小會者

同悉應上禮○宋皇太子納妃上禮語具本篇

北齊納后太子

納妃羣臣上禮語見本篇

婚不舉樂議東晉

東晉升平元年八月符問迎皇后大駕應作樂不博士胡訥議臨軒儀注無施安鼓吹處所又無舉麾鳴鐘之條太常王彪之以為婚禮不樂鼓吹亦樂之摠名儀注所以無者依婚禮也臣伏重詳禮云婚禮不作樂幽陰之義樂陽氣也又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自王者下達迎大駕鹵簿及至尊升太極並闕此條當是依三日不舉樂之禮思謂殿庭及大駕鹵簿鼓吹並可備儀而已蘭臺太常主者按儀注

云皇后列人自闔闔掖門鳴鐘鼓填門露仗如儀注之條按諸門唯有鼓無鐘既云鳴鐘則應施鐘既施鐘則施建鼓若如寺卿今意不作樂者當復安懸而不作處之又議魏晉舊制晝夜漏既盡門鳴鼓鳴鐘吉凶鼓鐘常用非樂也舊儀皇后乘輿列闔闔掖門鳴鐘鼓所以聲告內外耳今自應施鐘若他事會黃門侍郎舉麾舊應作宮懸之樂金石鳴鼓鐘中朝無宮懸設軒懸中興以來無此樂故唯作鼓吹鳴鐘以擬宮懸金石耳婚禮三日不作樂經典明文愚謂宜如舊儀至尊升殿舉麾作樂迎皇后大駕不應鼓吹

男女婚嫁年幾議大古 周

太古男五十而娶女三十而嫁中古男三十而室女二十而嫁

逸禮本命

堯舉舜曰有鰥在人間

鰥三也以其二女妻之二

十而行之○周文王十五生武王

左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許慎云文王十五生

武王武王已有兄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

判半也得耦為合主合其半以成夫婦

故則二十三而嫁

故謂父母之喪曲禮曰男子三十曰壯有室

許慎字以為象懷妊已在其中象子未成形也元氣起於子人所

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已為夫婦懷妊於已已為子也十月而生男起已至寅女起已至申故男年始寅

女年始申尚書大傳孔子曰男子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女

二十通織紝績紡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下無以事夫養子也春秋穀梁傳男子二十而冠

而列丈夫三十而娶白虎通云男三十娶女二十嫁何陽數奇陰數耦也男長女幼何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筋骨堅強

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為人母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可生萬物也禮曰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禮之冊字故陰

繫於陽所以專一之節也陽尊無所繫二十五繫者就陰節也陽舒而陰促三十數三終奇陽節也二十數再終耦陰節

也陽小成於陰大成於陽故二十而冠三十而娶陰小成於陽大成於陰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也一說春秋穀梁傳曰

男二十五繫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陽數七陰數八男八歲毀齒女七歲毀齒陽數奇故三三八二十四加一為二十五

而繫心也陰數耦故再成十四加一為十五故十○周末越

五許嫁也各加一者明專一繫心所以防淫佚也王勾踐蕃育庶人欲速報吳使男二十而娶女十七而嫁

春秋外傳議曰鄭玄據周禮春秋穀梁逸禮本命篇等男必三十

云然而娶女必十五乃嫁王肅據孔子家語服經等以為男十六可以娶女十四可以嫁三十二言其極耳又按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男子十六而精通女子十四而化育是則可

生人矣而禮必三十而室女必二十而嫁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耳不是過也男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又曰孔子年十九而娶于宋之并官氏又曰孔子七十三而終伯魚年五十先孔子而卒而服經有為夫姊之長殤據此王鄭之說義並未明今按三十二而娶嫁者周官云掌萬民之判即衆庶之禮也故下云於是時也奔者不禁服經為夫姊之長殤士大夫之禮也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且冠有貴賤之異而婚得無尊卑之殊乎則卿士大夫之子十五六之後皆可嫁娶矣○大唐貞觀元年二月詔其庶人男女無室家者並仰州縣官人以禮娉娶皆任其同類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喪達制之後孀居服紀已除並須申以婚媾令其好合若守志貞潔並任其情無勞抑以嫁娶

嫁娶時月議 夏 周

夏小正記曰二月娶妻之時也周制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仲春

陰陽交以成婚禮順天時也白虎通曰嫁娶以春者何春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於是時也奔者不禁重天時權許之議曰按鄭玄嫁娶必以仲春

之月玄之所據周官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王肅以為秋冬嫁娶之時也仲春

期盡之時矣肅據詩云三星在天三星為參十月見東方時可以嫁娶矣肅言三時務業因向休息而合婚

姻孫卿云霜降迎女冰泮殺止且霜降而婦功成于時迎女董仲舒書曰聖人以男女當

天地之陰陽天之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夏而陰氣去是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與陽俱遠詩云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也將音七羊反孔子家語云羣生閉藏于陰

而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天數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殺於此焉又云冬合男女

春班爵位皆謂順也

馬昭非肅曰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殷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月令仲春玄鳥至

之日祀于高禘玄鳥孚乳之月以為嫁娶之候孔晁答曰周官云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此謂霜降之後冰泮之時正

以禮婚者也次言仲春令會男女奔者不禁此婚期盡不待備禮玄鳥至祀高禘求男之象非嫁娶之候昭又難曰詩云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春日遲遲女心傷悲嘒彼小星三五在東綢繆束芻三星在隅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倉庚于飛熠燿

其羽凡此皆興於仲春嫁娶之候晁曰有女懷春謂女無禮過時故思春日遲遲蠶桑始起女心悲矣嘒彼小星喻妾侍

從夫人蔽芾其樗喻行遇惡人熠燿其羽喻嫁娶盛飾皆非仲春嫁娶之候玄據期盡之教以為正婚則奔者不禁過於

是月昭又曰肅窮無經引秋以為期此乃淫奔之時矣張融曰易泰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舊說六五爻辰在卯春

為陽中萬物生育嫁娶大吉也春秋魯迎夫人四時通用家語限以冬不符春秋非孔子言也三代嫁娶以仲春為期盡

之言且婚姻而合德天地配陰陽會通之數合於春女樂與公子同歸之志符於南山採薇之歌協於我行蔽芾之歎同

於行露厭浥之節驗於夏小正綏多士女之制不殊咸泰之卦暢於周禮仲春之令矣使爵之謂王鄭皆有證據以人情

言之王為優矣嘒音呼銳反芾方味反按束皙云春秋二百四十年魯女出嫁

夫人來歸大夫逆女天王娶后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

時失時為貶褒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非哉夫春秋舉秋毫

之善貶纖介之惡故春狩于郎書時禮也夏城中丘書不時

也此人間小事猶書得時失時况婚姻人倫端始禮之大者

不譏得時失時不善者耶若婚姻季秋期盡仲春則隱二年

冬十月夏之八月未及季秋伯姬歸于紀周之季春夏之正月也桓九年春季姜歸于京師莊二十五年六月夏之四月也已過仲春伯姬歸于紀或出盛時之前或在期盡之後而經無貶文三傳不譏何哉凡詩人之興取義繁廣或舉譬類或稱所見不必皆可以定時候也又按桃夭篇叙美婚姻以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為嫁娶當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葉湊湊有蕝其實之子于歸此豈在仲春之月乎又標梅三章注曰夏之向晚迨冰未泮正月以前草蟲嚶嚶末秋之時或言嫁娶或美男女及時然詠各異矣周禮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蓋一切相配合之時而非常人之節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若萬人必在仲春則其日月有常不得前却何復日月以告君乎夫冠婚笄嫁男女之節冠以二十為限而無春秋之期笄以嫁而設不以日月為斷何獨嫁娶當繫於時月乎王肅云婚姻始於季秋止於仲春不言春不可以嫁也而馬昭多引春秋之證以為反詩於難錯矣兩家俱失義皆不通通年聽婚蓋古正禮也今按士婚禮請期之辭云唯是三族之不虞卜得吉日則可配合婚姻之義在於賢淑四時通用協於情禮安可以秋冬之節方為合好之期先賢以時月為限恐非至當束氏之說暢於禮矣

已拜時而後各有周喪迎婦遣女議

晉 東晉

晉懷帝永嘉中太常潘尼爲子娶黃門郎李循女已拜時後各有周喪潘迎婦李遣女國子博士江統侍中許遐同議已拜舅姑者宜准女在塗之禮齋練大功三月既葬可迎婦按禮記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則改服赴喪女之父母死則反而服周今已拜舅姑其義全於在塗也降其親而服夫黨非婦如何禮父母既沒而娶三月廟見成婦之義舅姑存則盥饋特豚以成婦道皆明重其成婦不繫其成妻也然則未廟見女死還葬於女氏若已見舅姑雖無衽席之接固當歸葬於夫家此非可否之斷乎禮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齋練大功之喪男不入改服于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卽位哭又齋練大功之喪三月既葬雖不可以納徵而可正御矣何琦駁江許議曰夫正名者理道之本然拜時非古而行之歷代遂以成俗古者布其几筵恭告祖禰將納他族以奉宗事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女受父母之遣以涉夫氏之庭而交拜敬之禮方之在塗喪紀定矣服制既正齋功卒哭可迎此不關於古而通於今議是也然婚姻之道公私急務愚以爲衆時及一日二日之婦婦名既正卽宜一揆其衾幘未接歸葬其黨○東晉廢帝太和中平北將軍郗愔上言功曹魏隲周喪內迎拜時婦鄉曲以違禮譏之謝奉與郗愔曰魏隲後來之良足以

日新其美近聞邑有異議從第異亦當拜時婦家遭喪卽是其例夫拜時之禮誠非舊典蓋由季代多難男女宜各及時故爲此制以固婚姻之義也雖未入壻門今年吉辰拜後歲俗無忌便得以成婦迎之正以策名委質有定故也謝安議拜時雖非正典代所共行久矣將以三族多虞歲有吉忌故逆成其禮○宋庾蔚之謂俗旣流弊故以拜時代三日推其始意當是貪得從省以赴吉歲若周大功之喪旣葬不可迎已拜之婦則與始婚不異非其旨也

已拜時壻遭小功喪或婦遭大功喪可迎議

晉

晉中書郎范汪問劉惔曰從妹與荀始文婚已及好歲拜時

有從叔父德度喪會叔親患危篤欲令荀氏迎從妹盡婦敬於夫氏以有此喪爲難故爲此議拜時出於近代將以宗族多虞吉事宜速故好歲拜新年便可迎也惡歲可迎是拜時已成婦也在塗之婦猶服夫氏況已交拜禮成便當迎是長還也惔荅云荀今從叔喪三月小功之服禮云小功之末可以納妻如此自可比初婚何疑蔡謨曰古人君爵命其臣在遠則遣使太公旣封齊五侯九伯實得征之卽王使召康公所命也至今詔使拜授亦當如此豈有疑乎易曰家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今婿父命使拜其婦女父遣女拜受此命卽是太公受命於召康公令人拜爵於詔使也而云未拜舅姑

未為成婦然則太公未拜周王亦非方伯乎不修婦禮是其失耳至於是婦與非自當以典禮為正安得從彼所行假令太公不行臣禮王者便當不臣之乎謂拜壻之宗親與拜舅姑於禮無異又會稽王道子與王彪之書曰東海王來月欲迎妃而女身有大功服此於常禮當是有疑但先拜時大禮已交且拜時本意亦欲通如此之闕耳不得同之初婚固當在於可通彪之荅曰女有大功服若初婚者禮例無許既已拜時猶復不同昔中朝許侍中等曾議此事以為拜時不應以喪為疑倚傍經禮甚有理據談者多謂是殿下可視而量之

拜時婦三日婦輕重議

按禮經婚嫁無拜時三日之文自後漢魏晉以來或為拜時之婦或為三日之婚魏王肅鍾毓弟會陳羣羣子泰咸以拜時得比於三日晉武帝謂山濤曰拜於舅姑可准廟見三日同牢允稱在塗濤曰愚論以拜舅姑重於三日所舉者但不三月耳張華謂拜時之婦盡恭於舅姑三日之婚成吉於夫氏準於古義可為成婦以拜舅姑即是廟見常侍江應元等謂已拜舅姑其義全於在塗或曰夫失時之女許不備禮蓋急嫁娶之道也三日之婦亦務時之婚矣雖同牢而食同衾而寢此居室祗席之情義耳豈合古人亡則奠菜存則盥

饋而婦道成哉且未廟見之婦死則反葬女氏之黨以此推之貴其成婦不係成妻明拜舅姑爲重接夫爲輕所以然者先配而後祖陳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此春秋明義拜時重於三日之徵也議曰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後有君臣則婚姻王化所先人倫之本拜時之婦禮經不載自東漢魏晉及于東晉咸有此事按其儀或時屬艱虞歲遇良吉急於嫁娶權爲此制以紗縠幪女氏之首而夫氏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婦道六禮悉捨合卺復乖噉政教之大方成容易之弊法王肅鍾毓陳羣山濤張華蔡謨皆當時知禮達識者何謂不非之耶豈時俗久行因循且便或彼衆我寡議論莫從者乎宋齊以後斯制遂息後之君子無愧前賢

通典卷第五十九

通典卷第六十

禮二十

嘉五

周喪不可嫁女娶婦議斬縗公除附

周服降在小功可嫁女娶妻議

大功末可為子娶婦議

祖無服父有服可娶婦嫁女議

降服大功末可嫁姊妹及女議

降服喪已除猶在本服月內可嫁議

同姓婚議

內表不可婚議

外屬無服尊卑不通婚議

周喪不可嫁女娶婦議

斬縗公除附

晉

大唐

晉惠帝元康二年司徒王渾奏云前以冒喪婚娶傷化悖禮下十六州推舉今本州中正各有言上太子家令虞濬有弟喪嫁女拜時鎮東司馬陳湛有弟喪嫁女拜時上庸太守王崇有兄喪嫁女拜時夏侯俊有弟子喪為息恒納婦恒無服國子祭酒鄒湛有弟婦喪為息蒙娶婦拜時蒙有周服給事中王琛有兄喪為息稜娶婦拜時并州刺史羊暨有兄喪為息明娶婦拜時征西長史牽昌有弟喪為息彥娶婦拜時湛職儒官身雖無服據為婚主按禮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

之末可以娶婦無齋縗嫁娶之文虧違典憲宜加貶黜以肅王法請臺免官以正清議尚書符下國子學處議國子助教吳商議今之拜時事畢便歸婚禮未成不得與娶婦者同也俊琛稜並以齋縗娶婦娶妻所犯者重恒雖無服當不議而不諍亦禮所譏然其所犯者猶輕於稜也湛身既平吉子雖齋縗義服之末又不親迎吉凶別處所犯者輕濬暨為子拜時拜時禮輕當降也國子祭酒裴頡議以為吉凶之別禮之大端子服在凶而行嘉禮非所以為訓雖父兄為主事由已興此悉人倫大綱典章所慎也詔曰下殤小功不以娶俊等簡忽喪紀輕違禮經皆宜如所正司直劉隗上言文學王籍

有叔母服未一月納吉娶妻虧俗傷化宜加貶黜輒下禁止
妻父周嵩知籍有喪而成婚無王孫耻奔之義失爲父之道
王廙王彬於籍親則叔父皆無君子幹父之風應清議者任
之鄉論主簿江啓曰夫風節不振無以蕩弊俗禮義不備無
以正人流籍以名門擢登賓友不能率身正道公違典憲誠
是愷悌垂恕體例宜全又東閣祭酒顏含居叔父喪而遣女
推尋舊事永康二年虞濬陳湛各有弟喪嫁子拜時司徒王
渾奏免竊謂弟喪不重於叔父成婚之禮不輕含犯違禮典
夫崇禮謂之有方之士不崇禮謂之無方之人況虧淳創薄
崇俗棄禮請免官禁止從事中郎謝潛議鄭玄以爲女子成

人逆降旁親及將出者昔陳湛以女年過二十依鄭義不責
遷任徐州不爲坐免久爲成比若含女未過二十宜如隗奏
若謂鄭玄說與禮違當先除而後禁不宜制未下而責人也
主簿孔夷議鄭以未嫁成人降其旁親以明當及時與不及
時者同降若嫁有時而遭喪因喪而降之非言齋縗之中可
嫁女學者多失此旨非獨在今含應見原王濛息叔仁兄十月
亡至十二月詔其子與琅邪王婚拜時叔仁以喪辭范尚書
與會稽王晟爲伸其意會稽王荅曰旣有所在情理可通故
人主權而行之自君作故古之制也古人墨經從事豈情所
安逼於君命之所制奪人臣之所屈乃至於此以今方之事

情輕重豈得同日而欲執違耶又今自拜時未爲備禮暨一
致身交拜而已卽之於情有何不可且今王氏情事與國家
正同王命既定事在必行太常王彪之與會稽王晟曰王蒙
女有同生之哀計其日月尚未絕哭豈可成婚凡在君子猶
愛人以禮况崇化之主耶以此爲聖人故事寧可執訓當今
宜流後裔忝備禮官情有不安謹具白所懷○大唐永徽元
年正月衡山公主欲出降長孫氏議以時旣公除合行吉禮
侍中于志寧上疏曰伏見衡山公主出降欲就今秋成禮竊
按禮記云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鄭玄
云有故謂遭喪也固知須終三年其有議者云准制公除之
後須並從吉此漢文創制其儀爲天下百姓至於公主服是
斬縗縱使服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內方復成婚非
唯違於禮經亦是人情不可陛下方獎仁孝之日敦崇名教
之秋此事行之若難猶宜抑而守禮況行之甚易何容廢而
受譏伏願遵高宗之令軌略孝文之權制國家於法無虧公
主情禮得畢則天下幸甚

周服降在小功可嫁女娶妻議

晉

東晉

晉范朗問蔡謨曰甲有庶兄乙爲人後甲妹景已許嫁而未
出今乙亡如鄭玄意已許嫁便降旁親者景今應爲乙服小
功本是周親甲今於禮可得嫁景不蔡荅曰按禮大功之末

可以嫁子不言降服復有異也兄在大功嫁降服小功之妹猶父在大功嫁小功之女也謂甲今嫁景於禮無違范難曰禮小功不稅降而小功則稅之又小功不易喪之練冠而長殤中殤之小功則變三年之葛又小功之末可以娶妻而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據此數事則明降服正服所施各異今子同之其理何居蔡荅曰夫服有降有正此禮之常也若其所施必皆不同則當舉其一例無為復說稅與娶也今而然者明其所施有同有異不可以一例舉故隨事而言之也鄭君以為下殤小功不可娶者本齋練之親也按長殤大功亦齋練親而禮但言下殤不可以娶而不言長殤不可以嫁明殤

降之服雖不可娶而可嫁也所以然者陽唱陰和男行女從和從者輕唱行者重二者不同故其制亦異也范又難曰禮舉輕以明重下殤猶不可娶言長殤大功何可以嫁知禮所謂大功末者唯正服大功末耳蔡荅曰下殤不可娶妻者謂已身也吾言長殤可以嫁子者謂女父也身自行之於事為重但施於子其理差輕然則下殤之不娶未足以明長殤之不嫁也○東晉臺符廬陵公主薨琅邪東海二王於禮為應得婚與不大學博士袁矯之等按公主於二王屬為姑二王出為人後主又出適今應降服小功然本是周親雖降而為踈本親情重始薨方當制服而疑可婚與不太常王彪之曰二王出後二國禮為人後降本親一等又云為姑姊妹適人者小功二王應

制小功之服禮小功絕哭可以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先
儒之說本齋練之親故除喪而後可婚今二王雖以出後降
服本亦齋練之親情例如禮不應成婚彪之與會稽王牋曰王者君臨萬國以禮
義聲教也今若皇子獨違規矩恐遐邇之談不必許也且自元康以來朝臣之家犯禮婚者不見重責故尚書僕射裴頠
當代名士于時以兄弟子喪末為息拜時其息服除也議者
父子並應貶責兄弟子下流之喪不同於姑古者諸侯絕周
而卿大夫之喪在殯猶不舉樂不以本周喪未葬行嘉禮也况廬陵長公主於禮不應絕服喪况今未葬乎 ○宋
庾蔚之謂禮云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而不云再降之小功則
知再降之小功可以娶

大功末可為子娶婦議

晉

晉御史中丞高崧有從弟喪在服末欲為兒婚書訪尚書范

汪曰禮有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下章云

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已有小功喪則父便應有大功

喪以義例推之小功卒哭可以娶妻則大功卒哭可以娶婦

耶有舅姑曰婦無舅姑曰妻范荅曰按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於

子已為無服也以已尚在大功喪中猶未忍為子娶婦近於

歡事也故於冠子嫁子則可娶婦則不可矣已有緦麻之喪

於祭亦廢婚亦不通矣况小功乎崧又曰禮已雖小功既卒

哭可以娶妻已有小功則父有大功已既小功卒哭可娶妻

則父大功卒哭可娶婦將不嫌耶汪曰五服之制各有月數

月數之內自無吉事故曰緦麻非所以接弁冕也春秋左氏

傳齊侯使晏子請繼室於晉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續經之中是以未敢請時晉侯有少姜之喪耳禮貴妾總而叔向稱在續經之中推此而言雖輕喪之麻猶無婚姻之道也而敦本敬始之義每於婚冠見之矣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按大功之末猶未忍為子娶婦小功之末乃為子娶耳而下章云已雖小功卒哭可冠娶妻也二文誠為相代尋此旨為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耳非通例也禮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至於仲春會男女便云於此時也奔者不禁此亦是權禮非經常之典也崧又訪於江處處荅曰按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又已小功卒哭可以娶妻此悉是明文正例當

不如范語為此議者皆於為婚之主也娶婦則父為主娶妻則已為主故父大功之末不得行此嘉禮至於已小功之末則可行之又禮稱娶妻則是無父之正文謂大功之末娶婦於禮例猶尚不安今所為者重所虧者輕又准時人由來之比自不致嫌於是崧依議為兒婚

祖無服父有服可娶婦嫁女議

晉 宋

晉劉嗣問徐野人曰嗣去年十二月有周慘欲用六月婚兒服早已除大人本無服便是一家主想無復異徐荅曰此議本據祖為孫兒婚自平吉可得娶妻不計兒之有慘也嗣弟損又重問野人曰諸賢唯云祖尊一家得為婚主若便婚損

疑速也徐荅曰今歸重於王父理無取於遲速損重問曰禮云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得不有輕不又大功之末可以嫁女則男不得婚向家是嫁女今是已子婚男女詎無異耶向家亦是祖無服而父有周慘得嫁女徐荅曰秉燭寢樂居然輕重故嫁娶殊品至於今事理本分塗唯取歸重極尊而不別異男女一也○宋向歆問何承天曰父有伯母慘女服小功祖尊統一家年未可得嫁孫女不何荅曰吾謂祖為婚主女身又小功服不嫌於婚鄭尚書曰祖為婚主女父不與婚事意謂可婚周續之曰禮已雖小功可以冠娶妻則女身雖有服謂出門無嫌也伯母義服而祖為家主於理可通

徐野人曰禮許變通記所稱父大功者當非有祖之家又公羊傳云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推附名例義在尊無二上容或可通理耶

降服及大功末可嫁姊妹及女議

晉 宋

晉南陽中正張輔言司徒府云故涼州刺史楊欣女以九月二十日出赴姊喪殯而欣息俊因喪後二十六日強嫁妹與南陽韓氏而韓就揚家共成婚姻韓氏居妻喪不顧禮義三旬內成婚傷化敗俗非冠帶所行下品二等本品第二人今為第四請正黃紙梁州中正梁某言俊居姊喪嫁妹犯禮傷義貶為第五品○宋江氏問裴松之曰從兄女先剋此六月

與庾長史弟婚其姊蔡氏去三月亡葬送以畢從兄無嗣兄子簡為後今與從妹同服大功大功末可以嫁子不知無父而兄有大功服可復嫁妹不答曰意謂父有大功尚可嫁子兄在大功理無不可今所未了者未知女身大功亦可得嫁不文降而在大功得與本服九月者同不見宗濤答范超伯問娶婦之與嫁子輕重有一等之差已身小功可以娶妻女身大功何為不可以嫁謂此言為是但其論降在大功者如為不盡吾以為娉納禮重故探其本情適人差輕故以見服為斷禮無降在大功不可嫁子之文不應於外生疑且有下殤小功之喪過五月便可以娶降在九月者過三月而後嫁

計其日月亦一等之謂也荀伯子難裝曰本不謂父可而兒反不可今所疑謂父兄及女身並不可耳按禮小功之初不妨嫁子其末則可以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今所本是周服故也今降在大功亦本是周服何容復於降殺之內以行婚姻之禮耶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嫁子者自是論本服耳所以不明降在大功不可者正以下殤之小功足以苞之也若謂降與不降必其不殊者其兄弟出後姊妹出適便再降為小功矣請問居此小功服在始亦可即以嫁子乎三月卒哭又可以娶妻乎奚獨慈於下殤而薄於出降之甚耶何承天通裴難荀曰婚禮吉而非樂貴不失時元康中有犯喪者為

憲司所糾都無降服大功嫁女之殤彼豈輕犯周制重犯功
 服耶固於禮自通不應致譏耳足下謂下殤小功不可娶足
 以苞降在大功不可嫁夫撤樂興嗣親之感繼燭發離別之
 悲唱行重於和從受禮輕於納聘既有一等之差本服周者
 雖不得娶何疑得嫁耶若本降為大功不可嫁者大功降為
 小功亦不可娶豈獨下殤小功而已乎斯不然矣宗炳稱何
謂長殤大功亦不可嫁者意謂非也且子嫁降親生離恒山
之苦禽鳥猶哀況在人理其哀既深則吉實輕故情安於大
功之末焉納吉慶為重吉重故可於小功卒哭夫舉重之不
可何妨雖首初自可乎而又云舉輕明重其義不例夫銜孔
懷之哀從離降之命而與新婚者同其不可哉若使親喪脫
有其例當李嵩為息遂婚張康女未成禮而康有姊喪已葬
 斷其可

二家婚皆務速書問太常馮懷懷曰降服不與正服同者謂

居處之節耳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明冠宜時成嫁宜及

時先儒云末者服半之後也張氏所服既半將非所疑嵩又

在大功則子應小功父服在未則子服除者可也今降服又

雖末而子未除以疑問丁纂纂曰服未情殺可行吉事

魏放之問孔琳之曰降在大功當得嫁女不答曰吾意降者

似不得婚記稱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妻下

殤之小功則不可按如此文唯云降者不可娶妻不云不可

嫁子此便是得嫁也傳都官駁孔議曰娶妻嫁子雖為不同

然可以例求也何者小功絕哭之後可以娶妻至於下殤之
 小功則不可也本服重而降在小功既不得同小功而娶妻

本服周而降在大功豈可同大功而嫁子乎孔荅曰娶妻事重嫁子事輕今若云不可納婦容可以嫁子為難耳既不明不以嫁子而獨明不可以娶妻事重非其類矣傳難曰今舉重以明輕何以為之不類孔荅曰傳意謂本周而在大功小功者則不得冠子嫁子納婦娶妻四事夫冠嫁納婦三事皆子身之吉事事不在已娶妻一事非在他人親已身之吉事在子則輕在身則重輕故可行之於服末重必卒哭而後可以降殺之明義亦既差降則事何必齊今若欲徵其文觀雩知旱者則應明輕者猶不可則重者不言自彰而今獨言小功之殤不可以娶妻指是言重者不可也重者自不可輕者

自可有差何得輕必從重耶

傳曰按禮葬後卒哭之與服未故是一語直辭異耳孔荅曰以

葬後便為未虞畢乃卒哭且未與卒哭若果實同而名異者則當疊言小功之末可以納婦娶妻如大功之末疊言可以冠子嫁子何以別更起條云已雖小功卒哭可以娶妻耶推文明矣 ○宋庾蔚之曰昔為禮記

略解已通此議大功重而嫁輕小功輕而娶重故大功之末可以嫁小功之末可以娶也所以然下殤小功本周親者以其殤折之痛既人情所哀不可以娶者長殤大功鄰於成人大功接於齋縗猶親服之內於情差申冠嫁之事可同於成人之大功故不言長殤大功之不嫁也

降服喪已除猶在本服月內可嫁議

晉

晉謝琰問車胤曰人有妹喪降服已除本服未周可得嫁否

谷曰禮小功不稅音他降在小功者則稅是推本情不許見服也時人有以此婚嫁者僕常疑之孫騰谷人有十日除服便以婚况降服已除禮有大斷此都無疑

同姓婚議殷 周 漢 晉

昔人皇之代始有夫婦之道殷以上而婚不隔同姓○周制

則不娶宗族禮記曰娶妻不娶同姓以厚其別也厚猶遠也按禮記大

傳云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婚姻可以通乎又云繫之以

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或

時非勝取於賤者世無本繫許慎五經異義諸侯娶同姓今春秋公羊說

魯昭公娶於吳為同姓也謂之吳孟子春秋左氏說孟子非

小君也不成其喪不當譏又按易曰同人于宗吝言同姓相

娶吝道也即犯誅絕之罪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漢

吕后姝嫁吕平王莽娶宜春侯王成女後稱曰宜春氏○晉

劉頌漢廣陵王後臨淮陳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始改

姓陳頌女適陳氏時人譏之若同姓得婚論如虞陳之類禮

所不禁同姓不殖非此類也難者不能屈濮陽太守劉翬與

同姓劉疇婚司徒下太常諸博士議非之翬以為同姓有庶

姓有正姓有複姓有單姓鍾云出於鍾離之後胡毋與胡公

同本復鍾單鍾復胡單胡今年共婚不以損一字為踈增一

字為親不以共其本為悔取其同者為吝宜理在可通而得

明始限之別故婚姻不疑耳今並時比族年齊代等至於庶
姓禮記書其別於上始祖正姓明其斷於下以之通議則人
倫無闕按太常摠言博士議述敘姓變爲始祖者始此姓爲
祖也此旣非禮所謂始祖爲正姓之義即便棄經從意謂義
可通如今衆庶之家或避國諱遁讎逃罪變音易姓者便皆
可言是始祖正姓爲婚之斷如此禮稱附遠厚別百代不通
之義復何所施乎此惑之甚者也論者又以爲開通同姓婚
則令小人致濫按禮自有限禁之外本自禮所不責不可以
不禁禮所不應責者而云通禮所應責也王皆王沈魏晉名
儒同周室之後共婚者二門譜第皆存昌黎張仲取范陽張

璉妹諮張公而後婚今日若考經據事足以取正唯大府裁
之嘏又與卞壺疏云堯妻舜女其代不遠又春秋云畢原酈
郇文之昭邗晉應韓武之穆代俗之所惑上惑堯舜之代下
惑應韓之昭穆欲追過堯舜耶則經歷聖人論者或謂巍巍
蕩蕩之德可以奄堯舜之疵或謂代近姓異可以通應韓之
婚豈其然哉若代近姓異可以通應韓之婚則周公立百代
之限禮記云娶於異姓附遠而厚別此二義復何所施如其
不然則明始限之外堯舜可以婚理終之後應韓可以通堯
舜之婚以正姓分絕於上應韓之通庶姓異終於下也絕則
無繫終則更始斷可識矣壺以嘏書示朝賢光祿大夫荀崧

谷卞云如嘏所執苟在限內雖遠不可苟在限外不遠可通也吾無以異之王伯與鄭玄高雋弟子也爲子稚賓取王處道女當得禮意于時清談盡無譏議今難者雖苦竟不能折其理春秋不伐有辭謂嘏不應見責庾蔚之謂嘏據王者必有始祖始祖爲正姓共始祖之後則百代不得通婚故魯娶於吳爲失禮嘏云堯舜之婚以正姓分絕於上者當謂各立始祖則可通婚也又云應韓之通以庶姓理終於下者當謂帝王近代始祖旣謝屬籍亦廢則爲理終於下亦可通婚也嘏雖明始限之外與理終之後皆可得通婚而未有親疎之斷昭穆祚胤無代不有若周代旣遷屬籍已息應韓之婚以

其昭穆又遠今所疑雖在始限之外理終之後而親未遠者當以何斷按禮云六代親屬竭矣故當宜以此爲斷耶若周室已遷無復后稷之始祖則當以別子及始封爲判今宗譜之始亦可以爲始祖也古人數易姓姓異不足明非親故婚姻必原其姓之所出末代不復易姓異姓則胡越不假復尋其由出同姓必宜本其由是以各從首易不爲同姓之婚且同姓之婚易致小人情巧又益法令滋章嘏在邊地無他婚處居今行古致斯云耳

內表不可婚議 魏

魏素准正論曰或曰同姓不相娶何也曰遠別也曰今之人

外內相婚禮歟曰中外之親近於同姓同姓且猶不可而況中外之親乎古人以為無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因謂之可婚此不知禮者也或云國語云同德則同姓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異德則異姓異姓雖近男女相及也斯言何故也曰此司空季子明有為而言也文公將求秦以反國不敢逆秦故也季子曰子於子圍道路之人也咎犯曰將奪之國而況妻乎趙衰曰有求於人必先從之此不既了乎

外屬無服尊卑不通婚議 大唐

大唐永徽元年御史大夫李乾祐奏言鄭州人鄭宣道先娉少府監主簿李玄又妹為婦即宣道堂姨玄又先雖執迷許

其姻媾後以情禮不合請與罷婚宣道經省陳訴省以法無此禁判許成親何則同堂姨甥雖則無服既稱從母何得為婚又母與堂姨本是大功之服大功以上禮實同財況九月為服親亦至矣子而不子辱以為妻名教所悲人倫是棄且堂姑堂姨內外之族雖別而父黨母黨骨肉之恩是同愛敬本自天性禽獸亦猶知母豈可令母之堂妹降已為妻從母之名將何所寄古人正名遠別後代違道任情恐浸以成俗然外屬無服而尊卑不可為婚者非止一條請付羣官詳議永為後法左衛大將軍紀王慎等議父之姨及堂姨母父母之姑舅姊妹堂外甥並外姻無服請不為婚詔可

